

但環觀宇內，各國全民生產總量〔GNP: Gross National Product〕與人口總數之比值可得而言者。一九七八年美國每人之生產量約為一萬美元，臺灣約為一千二百美元，大陸中國則約為四百元（據陳雲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報告：中共1978全民生產總量為360 Billion. 見 Time, July 16, 1979, P. 43 以九億人口除之，得上數。）美、臺、中共之比值約為二十四與三與一之比；即美國每人所產為臺灣之八倍，為大陸中國之廿四倍；亦即臺灣為大陸中國之三倍。中華民族之前途無量，但較吾人所期望之目的尚甚遼遠。凡我國人，仍宜加倍努力以增產。

在另一方面講，科技文化全恃能源。美國人臺灣人生產較高者，所用能源較高而非因其每個人之生產力較強也。歐西人發現煤與汽油之能源較早，於是盡量運用以奴隸世人。邇來能源漸竭，列強乃受制於向被蹂躪之奴隸。一旦能源告罄，生產力大減，一切武器失效，科技文化滯進，所有人類皆處於「無」（“Have Not's”）之地位，那纔是真正平等之境界。其原來文化根柢較厚者如我中華民族必能與自然合作而生活優越；我信中華民族在此境界之前途必更光明而無疑。為今之計，中國全國應運用全力尋覓能源或拼命研究新能源；有能源則生產力自然增加，所謂科技學問吾人已有經驗並不難取得。易曰「其亡其亡，繫於苞桑。」其斯之謂歟？

聊天散篇之五

人際關係的疏離感——種族歧視這句老話

——為現在或將要留學國外的同學進一言——

陳 蘭 蓀

在 最近的四分之一個世紀，舉世人士對中國人的神秘感，及其引起的誤解逐漸在消失，加以臺灣在同一時期由各方面飛躍的進展，並且中國的文化、傳統，漸受世人瞭解與欣羨。這個當口，中文的報章雜誌，及在留學生的言行上，仍瀰漫着「人家看不起我們」這種情緒，常使我大惑不解。筆者大半生居住國外，對人家看不看得起我們這問題自問有第一手的感受，因此這次的聊天，就拿這做一個題目，謹獻給現正在學的年輕學友之前。

筆者到美國來，是受一家棉業公司之聘，看看這公司屬下四月管理失當、危如疊卵的紡織廠，有沒有挽救的辦法。這家公司的老闆是成年後才移民美國的德國人，仍保存着濃厚的德國味，認真、嚴格、精明、暴躁。手下的工作人員，沒有一個不怕得他要命。我抵達 Hallettsville 土工，好心的同事，紛紛給我「豁令子」要我在老闆前講話小心點，犯不着「薄言往訴，逢彼之怒。」到職之後，新蓋毛廁三日香，沒有什麼，跟着公司就派我到分散在德州各處的廠裏去看看，每廠住幾個禮拜，收集資料，回總公司作視察報告。這幾個廠的情況，實在是糟得一塌糊塗。我在這報告裏，應採什麼態度，做和稀泥的和事佬呢？還是做鐵面無私的包公，煞費躊躇。我想了又想，決定採取後者。據我當時的估計，這樣做是得罪一大

批人，而給老闆心理上也不好受，無異將我的職位，作孤注一擲。但如不這樣做，則我所為何來？

回公司後第一次的會談，是一個 V. P. 陪我進老闆辦公室的。我只講了第一句話，德國老闆就整個人從椅子裏跳起來，將那位 V. P. 嚇得面都轉了色。至今，我仍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幾句開場的對白。我說：「Mr. Goedecke，我看你這幾間廠關關掉算了。」他跳起來大叫一聲「What！」我說：「你這四片廠沒有一片不在蝕大錢。」他大聲咆嘯「你一個廠只住了幾個禮拜，你怎敢講這個話（How dare you say that!）」我說：「一個做了三十年廠的人，幾個禮拜還看不出一家廠蝕本還賺錢，你老遠從香港請他來幹嗎？」

結果，我沒有被抄魷魚，但廠也沒有被挽救過來，而一個德國老闆，一個中國伙計，却結了深厚的友誼。有一次，他慨乎言之，「我知道你是個 perfectionist。我也是。世界上許多人種中，在這點上中國人和德國人最像。但我勸你有時候只好遷就些，不然你到處要碰釘子。人家說我脾氣壞，實在是我受不了，你是明白的」。

在這裏，我不是鼓勵年青的學友們上來就和人家碰抬拍凳來證明自己了不起，不過舉例說明一個事實。perfectionist 這雅號，非但我個人受之無愧，中華民族作為個整體，也受之無愧，因為中國人在血液裏就有 perfectionist 的傾向。小時候，挨在表姊身邊看她繡自己的嫁粧。一根絲線，一劈兩，兩劈四，四劈八。穿到細如牛毛的針裏，只是幾根單絲，這種「一絲不苟」的傳統，在別的人種中，極少見到。我們學家搬到美國來，自知歸國無期，就帶些中式的雕花傢俱，及一點景泰藍，瓷器，象牙玉石等小擺設來。本地朋友來作客，沒有不看得張口結舌，羨慕得要命。中國人手巧，精益求精的精神，在世界上數一數二是毫無疑問的。

但我們為什麼至今有這份頑固不化的「我不如人」這念頭？我想這不

得不溯源到中國文化歷數千年遙遙領先所起的反作用。因文化領先而導致「自大」，由「自大」而導致「固步自封」，因「固步自封」而無視世界上別的部份正在發生的進展。尤其十九世紀的一百年中，人家已由工業革命而飛躍向前，而我們仍關起大門自號「天朝」這一百年的停步不前太可惜了。其損失對我們的國族是一場大病，等到甦醒過來，人家已遙遙領先，我們一生，用好筆要買美國的派克，好錶要買瑞士的奧米茄，穿好絨料要買英國的 Fintex，玩好照相機要買德國的蔡司，回看自己，一樣像樣的都沒有，怎不令人喪氣。這口氣，一喪喪了兩三代人馬造成深深的自卑感。甚至今天國內工商業，科技在迎頭趕上時，還是頑固地盤踞在我們心中，只覺得自己抬不起頭來。

我的女兒，喜歡看中國現代小說。我偶然也拿來翻翻，翻過幾本，我就當牠是大笑話。小說中，主角之一必定出於富有之家，這家屋子，一定有「落地長窗」，掛着「白色輕紗的窗簾」，地上一定是鋪了「猩紅的地毯。」那個少爺或小姐一定是開一架「乳白色的跑車」。看了第一本，第二本不看也猜得到，各位一定知道我指的是誰而作會心的微笑。無可否認，一家有落地長窗，猩紅地毯，乳白跑車的並不多。但有了這些，又怎樣了呢？這種淺薄的意境，作者着意渲染，對象的讀者又大多是幻想多多的十來歲的少男少女。即使那少爺或小姐的父母是看不起子女的窮愛人的大壞蛋，那種排場仍不由不令人油然而興「大丈夫不當如是乎」的嚮往。對自己的「土東西」，不由自己地起說不出的厭憎。

物慾本是人人難免的事，但在現實生活中，生下來腳一只金匙羹的人究竟不多，像我們這樣生於足堪溫飽的人家，腳一只銅匙羹已算不錯。但要爬到那大壞蛋一樣落地長窗，猩紅地毯的地步，也差不多垂垂不覺老之將至。青年的朋友，正在打天下的開頭，物質享受上和這批老傢伙有段距離並不足以為辱。但身受者的想法也許不是如此。筆者就知道一個實例，

一家人家請了一批中國留學生到家中吃飯派對。隔了一個禮拜，主人在偶然的場合裏遇到客人之一的一位小姐，正想打個招呼，不料小姐忽然回轉臉，假裝沒有看見，雙方就尷尬地擦肩而過。應該要申明一下的，主客雙方是那次聚會中才介紹相識的，還來不及結什麼人的恩怨，同時，時間也不够長得要忘記的程度，據事後的瞭解，是這位小姐，覺得主人家派頭太大，犯不上高攀。這種態度，在她幼稚的心目中，也許是自命「清高」，「骨氣」，但明眼的讀者，也許同意我的看法，這種心態，非但不是什麼清高，骨氣，却流露了「狹隘」和「自卑」。

這種情形，發生在同族人之間，過去了就算了。但發生在和異國人士的交往上，就牽涉到「種族歧視」這大題目上去。一位青年學生，十六年寒窗苦研，最後嚮往成爲現實，就要束裝就道，出國更求深造。蟾宮折桂，出人頭地，親友交讚，朋輩欽羨，真是願盼自豪，不可一世。但一踏上異國國土，却全不是那一回事，人家神高馬大，高鼻深目，金髮碧眼，自己是屬於少數的體型。人家講話，快如滾珠，自己下了十來年功夫，還是張口結舌，詰屈聱牙，這已經是够難受的了。不巧還「淪落」到餐館裏洗碗，給學校割草皮，心理上的一份委屈感，就甬講了，直接的結果，是在自己週圍，築起一個堡壘，孤立起來。日常，就縮在幾個中國同學的小圈子裏。吃吃中國東西，玩玩中國消遣，對地主國人士，下意識中豎起一股敵意，除了沒法迴避的如教授、註冊處等，其他交往，一概能免則免。四年六年八年，一幌而過，懷着一肚子烏氣回去，一股腦兒歸罪到「種族歧視」這現成口號上去。

畏懼陌生環境是人之常情，我們大多數人有個共通的經驗，就是到一個學校去做插班生，一踏進課室門，全班的眼睛都盯住你，好像你是火星上來的怪物一般。一下課，人家吵成一片，只有你釘住課枱後面，坐着不是味道，站起來更加尷尬。但見人家三三兩兩，勾肩搭背，大聲笑，小聲

講，好像都在議論你一個人。假使有個好心的老生來和你搭三，你又覺人家在憐恤你，更使你難過得抬不起頭來。這種情緒，在當事人自己，是實實在在的感受。但客觀地講，究竟多少是實在的，多少是你腦袋裏的幻覺？一個生面孔進來，大家抬起頭來看一下是非常自然的事，但成了條眼光集中焦點，確使有血有肉的目標發窘也在情理之中，至於人家已是一年以上以上的老友，要勾肩搭背並不意味他們永遠杯葛你。他們有有趣的事要大聲笑，小聲講，更與你「不搭介」。不必全部拉到你自已頭上去。下回來了一個更新的同學，而你已軋進老生圈子，你的一舉一動，在那更新的同學眼裏豈不就如你從前看別人一樣。

這就所謂的 self-consciousness，可以引申到無數別種場合裏去。新進一個機構做事了，新被男朋友介紹給他的家人了，搬到一個新的城市去住了，第一次上台唱歌演戲了。這種在新團體，新環境中怯場的毛病，越年青的朋友越嚴重，而以青年的朋友一腳踏進異國最嚴重。好多人終其整個留學期間，這條鴻溝不能越過。

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是比較內向的民族，美國人到什麼地方，喜歡「聚族而居」（Colony 本來就是這意思。中文譯成殖民地，在當時激發對外族的抗拒，確收效宏大。尤其是這殖字，隱含着生殖，繁殖的意思，尤其打中的中國人最敏感的禁忌，文字的巧妙，有時真不可思議。我想外國人被安上這不堪的字眼而受中國人的嫉恨，至今當在夢夢。）他們總喜歡攪個自己人的 club，玩玩他們獨有的滾球，喝喝他們國粹的奶茶，威士忌。因而美國人到東到西，不易得人好感。但是同樣毛病，發生在美國人身上，個人說是驕傲，整體講是帝國主義，發生在中國人身上，個人說是受歧視，整體講是被侵略。這邏輯，實在是非常滑稽。平心靜氣地自問，我們中國人，倒是不折不扣排他性很強的民族。我們居住國外的華僑，兒子娶媳婦，女兒嫁丈夫，「最好」是中國人。如「不幸」下輩揀了個「外國

人」，父母就如「大禍臨頭」。「雜種」兩字，在中國國語中本就是很惡毒的罵人話。至於別民族的家庭，搬到中國來入籍，我敢斷定這家人就算住上二三代，也還是「外國人」和祖籍的中國人，像水和油一般，永遠混不起來。我個人的意見，這也未必是什麼罪大惡極的事，自保與排他，是動物的本性，包括人類在內。「相見好，同居難」，是謂家庭的排斥外人，「在鄉三世好，出門一日難」，是謂地區的排斥。至於民族間的排斥，更是常態。四川人將一切非四川人一股腦兒叫腳底下人，廣東人將所有非廣東人一律叫做上海人，有歷史有規模的星島日報有一次將一個新聞人物叫做「湖北籍的上海人。」可見這種心理的普遍。筆者要解釋一項事實，排他性是普遍的人性，歐洲人排斥亞洲人，亞洲人也排斥歐洲人，是一個獨立的事實，應該與種族歧視分開來看。我們在國外，即使是受到排斥，應該看成華北人在華南受到排斥，並不意味華南人一定是看不起華北人。看不看起這問題，是在乎被看的本人爭氣不爭氣。我們中國人，放在任何人種在一起，不論從那一個角度看都毫無遜色，是一個堂堂然抬起頭來的人種，那一份屈辱感，早應該丟到垃圾桶裏去了。

除了這基本問題外，留學生將面對幾個實質的問題，首先要學言語。在國內雖然在外國語上花了十年左右的功夫，但平時接觸的是純華語的環境，外國語應用的機會，少而又少，尤以會話為然。人本是比麻雀還要機噏的動物，一下子被迫作緘口的金人，味道確是 不好受。人際關係的建立，語言是必需的媒介，這一關衝不破，你只好認命做「局外人」。人家和你生份，客氣不是別人之過。

生活習慣是另一個障礙，接受外來事物的程度，因人而異，有人什麼都肯嚐試吓，有人硬要什麼都不能接受。好多中國人見了芝士就皺眉頭。好多外國人見了乳腐就要逃命。但我一位親戚的德國太太就吃乳腐上了癮，每餐無此不歡。人如放寬胸襟，想想某種 可怕的東西也有人嚐之若

命，必有其理由，捏起鼻子嚐試一下，也許覺得還不錯，由而恍然對自己以前的孤陋啞然失笑。其他一切的習俗，都可作如是觀。

再次，人家的富足，人家的科技進步，不是一下好追上的事，也不是永遠追不上的事。聰明才智之士到外國去歇上幾年，為的本是「偷師」。以便以後將自己所學到的一點一滴，帶回去投入國家進步的洪流，達成一項了不起的使命。「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，」光是看人家的富足，進步。亂起我不如人的自卑感，而不去吸收人家的長處，才真正是「緣木求魚」了。

最後，我用兩句老古話結束本文，子路是被他老師橫批評豎批評的學生。有一次孔夫子良心發現，說，「阿由這個人呀，雖然缺點多多，倒有一個長處。他穿了件破棉袍和一個穿狐皮的人立在一起，仍揚揚自得，一點自卑感都沒有。」老夫子讚揚他是內心的，精神上的勇氣。他用八個字形容這種精神，「不伎不求，何用不臧。」一個人能不妒嫉，不強求，在任何環境裏都胸懷坦坦盪盪。這種人非但人極美，也到處受歡迎，什麼歧視和看不起都輪不到頭上去。

— 後 語 —

我寫完了上面一篇的文字，拿去給我臺灣生長的兒媳看。我說：「這是專誠寫給你們這一代人的文字，你看看有什麼意見」。她仔細閱讀了一遍，說：「你謂的那種心理狀態，是中國來的留學生確確實實的感受，你的用意，無非是想激動他們的自信心，來面對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。這是一個手段，不是一個目的。我們到外國來留學，除了學到了學術上的知識，與地主國的人士能水乳交融了，還是不夠的。國家進步，並不能全靠純學術的知識可以達成，主要還是效法人家好的那方面的風氣。這一點，你這篇文章中沒有提到。」我說「不錯，但一個題目只能談一種問題。你

建議的也大有可談之處，只有留待之六之七了。要讀者不要當我是說教而厭惡才好。



陳蘭蓀學長（右）訪問加州時與陸恂如學長合攝於金山大橋畔。（左為金山橋所用鋼索橫切面）

編者按：本文作者蘭蓀學長是美國西南區紡織協會本年度主席。在公共服務方面，曾經擔任所居住 Abernathy 市特種教育委員會委員。足見陳學長的見地和經驗對本文所述極具權威性，語短心長。

陳學長久居德州，今年年初往洛杉磯嫁女，順路往三藩市訪系友楊裕球、陸恂如兩對學兄嫂；適逢張溥基學兄由臺來美公幹，也道出金山，參商睽違三十年，一旦歡聚一堂，引為生平一大樂事。恂如學長摺下公務，整整陪遊兩天，極盡視聽味覺之娛。並在金門橋頭，合影留念。

新城四年

蔣山

花園新城在新店小初墾（小粗坑），是臺北縣一個新社區，由新城實業公司所開闢。公司的創辦人，就是我們的校友傅積寬學長和學嫂修澤蘭姊妹。社區的名稱比較新穎別緻，據說源出聖經啓示錄，就是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城的意思。車進花園新城，順坡而下向右大轉彎，在公園背後一個斜坡上就可看見用小灌木栽成的「人間天上」四個大字，巧妙的點出了花園新城的意義。傅兄伉儷，韋路藍縷，以啓山林，他們的眼光和毅力，創業精神，使人敬佩。

我們怎會卜居花園新城呢？說來話長。早在民國六十一年，我們就打算為退休以後找個合適的養老之處。有一天在報上看到新城實業公司的廣告，並經迭次實地察看，認為尚合理想，於是憑信心付款簽約，定購萬壽樓六樓相聯的三個房間，委託新城公司另為我們三人設計承造。當時筆者個人的想法：第一，社區有基督教會，從神的家裏可得些人間溫暖。第二，我們是浙江蘭谿人，對社區裏新建的蘭溪公園，倍感親切。第三，廣告說明：萬壽樓專為單身的軍、公、教人員設計建造，有食堂、理髮、洗衣、圖書、娛樂、診療所等公共設施設想週到，不啻是老年人的安樂鄉，正合我們退休養老的需要。第四，地點在郊外，比較鬧市安靜，空氣清新，散步空間較廣，有五十甲的大花園，讓我們徜徉，交通也還方便。就這樣，我們毅然決然的把所有的辛苦積蓄擺上了。

事過三年，度過了石油危機，到了六十四年十一月，我們三合一的房間大致完工，十九日遷入新居。光陰如超音速，蟄居瞬息將近四年。記得